

## 蚕豆

高风华

汪曾祺先生说他自己，打小时候起吃蚕豆，就在思考蚕豆的得名，惜乎一直没有满意的答案，“到了很大岁数，才明白过来，因为这是养蚕的时候吃的豆(《食豆饮水斋闲笔》)。”我也从小就吃蚕豆，年岁渐长才开始读汪先生的书，不读不知道，一读还读出他不少的颠倒之说，不指出来恐怕日久鲁鱼亥豕，谬种流传。乡下人都知道，蚕豆之所以叫蚕豆，是它的豆荚外形像蚕，如此而已。

我那个地方，也经常犯错。比方把吸烟叫做呼烟，一吸一呼，恰好相反；明明是枫杨，唤作“柳树”，而垂柳却唤作“杨树”；把爷爷称作“爹爹(爹爹)”，把父亲却称作“爷爷”；把蚕豆称为“豌豆”，真正的豌豆却被称为“麦豌豆”。千百年来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，你们叫错了！

关于蚕豆和豌豆的区别，《天工开物》有以下一段记载：

施之菽类，此先民之所未发者。一种豌豆，此豆有黑斑点，形圆同绿豆，而大则过之，其种十月下，来年五月收。其树木叶迟者，其下亦可种。一种蚕豆，其荚似蚕形，豆粒大于大豆。八月下种，来年四月收。西浙桑树之下遍环种之。盖凡物树叶遮露则不生，此豆与豌豆，树叶茂时彼已结荚而成。

以我的农事经验，豆科作物凡播种树下或少阳处，必致疯长而不结实。蚕豆的生长过程中，并不需要肥料，它自身的根瘤菌可以固氮。播种后，还须用石碾碾压：除了保墒，还为了防止土地疏松根瘤菌快速生长而吸收富余氮肥致作物疯长。有经验的农人，常常把蚕豆顶心割掉，即是让养分下移，壮茎结实之故。

成熟的新鲜蚕豆粒，可与米饭同煮，可以炒食。老透了的蚕豆，可以与油沙爆

炒成“枯豌豆”，加盐粒青油成“盐豌豆”，可以磨碎擀成“豆皮”，可以发酵沤成“豌豆酱”。它与古代的“送春”习俗共进退，曾与“青梅”共盘佐酒，见于宋人舒岳祥《小酌送春》：“莫道莺花抛白发，且将蚕豆伴青梅。”同此荐酒的，还有“豌豆”“大麦粥”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本地蚕豆颗粒不大，如果做成“兰花豆”，确实不如滇豆。滇豆一是体积大，二是质地较疏松。经过水泡发胀，用刀在其表面劈成十字痕。猛火热油烹炸，外壳形似兰花。拌点精盐，口感特别好。徐霞客《滇游日记》里记载过这种蚕豆，“罗武城，其处坞始大开……向自山顶西望，翠色袭人者即此，皆麦与蚕豆也(卷二十)”“其僧名性严，坐余小阁上，摘蚕豆为饷(卷二十八)”。

江汉麦熟时，常有布谷鸟，晨起绕村三匝，其鸣清亮悦耳，农人们通常称为“豌豆八哥”。“八哥”一般指会说话的鸚鵡，也指早慧口齿伶俐的婴孩。而我疑心“豌豆八哥”，系“豌豆布谷”之误。布谷鸟来时，时常引起村庄莫名的骚动。这种“骚动”体现在一则有趣的民谣里：

豌豆八哥 嗲嗲烧火  
媳妇炒菜 炒出原来  
好吃好吃 明年再来

“烧火”在我那里，其实是个不雅的说法。它暗指烧火棍“扒灰”，即公公与儿媳有染。《快雪堂漫录》言俗称聚麀为“扒灰”，麀，母鹿也；《常谈丛录》载俗从淫于子妇者为“扒灰”。这些解释只注重结果，并未探其源，可谓舍本逐末。还是《吴下谚联》比较合理：“翁私其媳，俗称扒灰，鲜知其义。按昔有神庙，香火特盛，锡箔镪焚炉中。灰积日多，淘出其锡，市得厚利。庙邻知之，扒取其灰，盗淘其锡以为常。扒灰，偷锡也。锡媳同音，以为隐语。”

老家的“盐豌豆”佐酒，并非浪得虚名，实在是因为爱之殷殷之故。有则笑话：一翁访婿，女儿家大鱼大肉伺候。归来尚存遗憾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酒是美酒，菜是菜芝，就差一碗盐豌豆。

清人汪士慎题《蚕豆花香图》：“蚕豆花开映如桑，方茎碧叶吐芬芳。田间野粉无人爱，不逐东风杂众香。”那位嗜酒的老翁，哪里是惦记什么“盐豌豆”，在他心里永远放不下的，是田野和土地的芬芳。



捕捉 李登求 摄

## 姚氏偏方

张建春

紫云山长树，还长名人。白胡子一把的姚子成名气大，是方圆百里的山区无人不晓的名人。

姚子成的名气来自两方面，一是文气，再一是握有偏方。文无第一，但紫云山人服，姚子成尽管“孔夫子卵子，文(纹)皱皱的”，可文而有骨，腰挺得直直的，私塾为生，传道授业解惑，也打学生的掌心，却是桃李满天下，让紫云山许多孩子能识文断字，不成睁眼瞎子。执偏方属姚子成的“痞业”，不指望它养生糊口，却是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，留下了好名声。

姚子成的偏方偏得离奇。举个例子，山里人受虫叮、日晒、风毒，常得个无名疮疖，疼痛难熬，“病怕有名疮怕无名”，百方难治。到姚子成这，不难。他从床底下掏摸出个罐罐，倒出些稀溜溜的稠液，腥臭无比，再交待配以药引子，共同抹上，不出三日，包肿消疼去。稀溜溜的稠液是姚子成用单方熬制的，药引子因疮毒而异，各人不同，寻常易得，却怪。有时是老屋吊尘，有时是一头蜘蛛，有时就是门前带露珠的小草。你还别不信，药引子不加，单方打折扣，甚至无效。

偏方治大病，白胡子姚子成为此神了一把又一把，传得邪乎。纵观姚子成家三代没行医的，偏方祖传？没这影子。山人只得相信，姚子成曾得天书一卷，卷上有诸多偏方，姚子成独得了，秘不示人。

这倒和姚子成的文相匹配，不文，又如何能读懂、读透天书？

姚子成用偏方治病从不收钱，药从山中来，草药、山虫，山里伸手就来。山人不薄姚子成，送些个山货、山物，姚子成不拒绝，都是取自紫云山的，大家共有的。

传为奇谈的是二娃子得了怪病。二娃子刚十岁，从山上打柴回来，突然手脚冰凉，手脚一天天无力。二娃子父母塌了天，到处寻医问病，钱花了大把，就是不见效，眼见着二娃要废了。

死马当活马医，二娃的父亲把二娃背到了姚子成的私塾。一番哭诉，姚子成把白胡子拂了拂，抬眼望了二娃一眼，说了句：治乎，有治乎？二娃的父亲没听明白，私塾里的三五个孩子，竟齐答：能治，能治也。姚子成哈哈大笑，戒尺对着二娃手心一击：治也，治也。二娃子护疼，手扬了扬，又疲疲地放下。

姚子成取纸一张，龙飞凤舞，写草药三味，谓：车前子、麻栎果、马齿苋。字有力，穿了纸背。

二娃父亲千恩万谢，如获至宝。临走，姚子成小声嘱咐，三药煎服，配以引子，山上麻栎树上鸟巢百鸟蛋，蛋要二娃自取，别人取无效。一个春天过去，二娃药吃百副，手脚有

力，上山下山已经是一路小跑。

二娃父亲逢人就说：姚子成偏方呱呱叫。姚子成却拂须大笑：方子无用，乃另子之大功也。

紫云山有匪一窝，首为黑三。黑三占山，为口吃食，也短路，也抢劫，却从不伤及人性命，偶尔还接济山民，小有义名。黑三有隐疾，不生育。压寨夫人娶了一个又一个，就是不开怀。

此时，日本鬼子在紫云山周边烧杀掳掠无恶不作，好在有山为障，紫云山还暂安一隅。山下消息时有传来，姚子成不知沾断了多少根胡子，戒尺也摔断不止一根，只恨老身老矣。

黑三找上门来求偏方，无后为大，黑三只差跪下。

姚子成有定规，不和官方、匪方往来。

黑三为匪，不知为何姚子成依了，有一句无一句听黑三倾诉。

姚子成叨咕：治乎，不治乎？学生没应答，学生怕匪。姚子成只能自圆其说：治也。

还是过去的作派，抽纸一张，药开三味：鹅不食草、山茱萸、麻栎果。字罢，姚子成掷笔于山石，墨汁弹起，溅黑了白须，引得学生一阵窃笑。

摒退学生，关了私塾大门，姚子成留下了黑三，彻夜絮谈，交待药引事。天亮时，黑三出门，眼红而腰直。姚子成一路目送，不见人影，还伫立在风中。

自此，紫云山人常看到黑三率众下山，摸夜路，把本平静的山路搅得烟尘四起。

随后就有风言，小鬼子的头脑壳又被敲碎了三颗、五颗。

黑三悄悄来找姚子成，夜深人静，山人竖起耳朵听，听来听去，还是偏方和药引子事。偏方三味药，常见，尤其是麻栎果，脚踢都是。药引子神秘，姚子成压低嗓子，黑三嘿嘿笑。

一场恶战在紫云山口打响，攻山的是日本鬼子，守卫的是黑三一众。鬼子大败，黑三乘胜追击，汇入了一支抗战的队伍中去。黑三从紫云山消失了，紫云山自此没了匪事。

多年后，黑三回归紫云山，紫云山陷在平和的绿色里。黑三要找的姚子成已作古多年，坟上草青，和周边的草连成一片。

黑三长跪不起，对山长哮：偏方我吃了，药引子找到了。山比坟高，回音撞在了姚子成的坟上，坟上草青青，缕缕药香。

黑三无后，姚子成的偏方无效。

有人问过黑三，姚子成的药引子是什么？黑三骂了句：狗日的日本鬼子。有些答非所问了。后来传来传去，姚子成给黑三治不育开出的药引子是日本鬼子的仁丹胡须了。

紫云山人还是风传：姚氏偏方包治百病。可惜失传，无传人了。

